

瑪格麗特・弗萊明

詹姆斯 A・何恩著

崔文瑜譯



MARGARET FLEMING
by James A. Henne



瑪格麗特・弗萊明

詹姆斯 A・何恩著

詹姆斯 A・何恩著

版社

今日世界出版社

明萊弗・特麗格瑪

譯瑜文崔 著恩何・A・思姆詹



MARGARET FLEMING by James A. Hern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January 1974

瑪格麗特·弗萊明

詹姆斯A·何恩著 崔文瑜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 5217 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

馬尼拉信箱 151 號

定價：港幣二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1974年1月第一版·1974年1月第一次印刷

明萊弗·特麗格瑪

Hx470/08

人 物

菲利浦·弗萊明——製粉廠廠主

拉金醫生

喬·弗萊謝爾

福斯特先生——製粉廠經理

威廉斯——領班

博比——工友

查理士·伯頓

瑪格麗特·弗萊明——菲利浦·弗萊明妻

瑪麗亞·賓德萊——保姆

伯頓太太

漢娜——廚娘

簡妮——女僕

第一幕

第一景——工廠內菲利浦·弗萊明的私人辦公室。

第二景——瑪格麗特家客廳。

第二幕

瑪格麗特家的客廳。

第三幕

伯頓太太農舍中一個房間。

第四幕

瑪格麗特家的客廳。

(劇情發生在一八九〇年麻薩諸塞州堪東城)。

第一幕

第一景

一個春天的早晨，製粉廠內菲浦·弗萊明的私人辦公室裏。初時滿室燦爛的陽光；後來轉爲陰暗，到本幕終了時，雨間間歇歇的下着。室內陳設講究。台後兩扇窗子中間，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方，有一個裝在牆上的櫃子，櫃門上裝有鏡子。台右角，在一扇通往街上的門旁邊，擺了一個雨傘架和衣帽架。中央畧爲靠右的地方，有一張安樂椅，左邊距離相近處，則是一張平面辦公桌，兩旁各有一把椅子。桌子後面，靠左邊有一扇門，直通製粉廠。辦公桌上，插了一束花，擺了兩個鑲有瑪格麗特和露熙照片的銀鏡框。牆上也掛了幾張照片，包括一張製粉廠的，和一張菲利浦的父親年青時的。

幕啓時，博比從左邊上，手上拿着放信件的小籃子。他把籃子放在辦公桌上後，草草地

挪動了一下椅子。他要離去時，右邊的門鑰一响。博比有所期待的停了下來。菲利浦·弗萊明拿着雨傘和雨衣，從右邊臨街的大門走了進來。他是一個衣着講究、事業順利、神氣滿滿的三十五歲左右的人。他把衣帽掛好，把雨傘放到雨傘架上，然後漫不經心地對着衣帽架上的鏡子，輕輕地用手指掃着頭髮。

菲利浦：（親切地）博比，早。

博比：（開心地咧嘴而笑）先生，您早。

（菲利浦走向辦公桌，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菲利浦：今天早上那場大雨，你有沒有淋濕？

博比：淋到一點點，不過現在沒事了。

（菲利浦匆匆翻閱了信件，興沖沖地揀出兩個大信封的，拆開一個，看了看裡面裝的文件，隨手把它放進上衣的內袋裏，露出滿意的微笑。）

菲利浦：（一邊閒聊，一邊繼續工作）還在練四哩賽跑嗎？

博比：還在練，先生。我喜歡賽跑，如果不下雨的話。

（菲利浦又匆匆拆開其他信件，拆一封，看一下，然後就把它放到桌上已經堆得很高的函件

上。)

菲利浦：腳踏車的事怎麼樣了？

博比：啊，福斯特先生說，要是我好好幹，他不久就會保荐我加薪。

菲利浦：（挪揄地望着他）博比，你說加薪？

博比：是的，弗萊明先生。我媽說，我可以把賺的錢存起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有一輛腳踏車了。

菲利浦：你在這兒多久了？

博比：到明天就六個月了。

菲利浦：（和藹地笑着）我看，我自己和福斯特談談罷。

博比：謝謝您，弗萊明先生。

（菲利浦打開了一封使他不快的信，他皺着眉頭，盯着信看。）

菲利浦：叫福斯特先生馬上來。（博比正要走開時）還有一叫威廉斯先生也來見我。

博比：好的，先生。（他從左門下。停了一會後，然後福斯特才從同一扇門出來。他是一個聰明能幹，幹勁沖天的年青人，二十八或者三十歲的樣子。）

菲利浦：早，福斯特。

福斯特：您早，弗萊明先生。

菲利浦：這是一封瑞孚公司管理人來的信，他想知道我們肯不肯接受四成立即結帳的辦法。

福斯特：（認真起來）這，弗萊明先生，我就不知道我們怎麼能接受了。這個夏天，我要靠最少五成結帳才能應付過去。你知道，夏天生意清淡，而且——

菲利浦：怎麼，我們現在的訂單比去年這個時候還多呀。

福斯特：是呀，我知道。但是，我正打算跟您說，棉花交易銀行不願意掉換那些票據了。

菲利浦：不願意？那麼，我們便要接受瑞孚公司的條件了。

福斯特：我以爲現在就接受是失策的，要是我們撐下去，他們會出大價錢的。

菲利浦：沒用。我現在頭寸很緊。我們現款不足。

福斯特：這我就不明白了。去年冬天咱們的生意，比過去幾年都好。

菲利浦：（微笑）可是我最後那次的小投機，卻沒有前幾回那麼成功了。

福斯特：您一直都對零售商過份厚道。

菲利浦：「待人寬容如待己」是我的原則。

福斯特：我不想見到這個廠出什麼事。

菲利浦：不會出什麼事的。讓我來擔心罷。我們的信用好。明天我就籌錢。

福斯特：我也希望不會出事。還有別的吩咐嗎？

菲利浦：（把信給了他）立刻打電報回覆人家。沒別的事了。

福斯特：好的。（他走了出去）

（菲利浦拿起一張大紙，是廠裏一個部門送來的報告。他仔細研究了一下，在另一張紙上算作計算。威廉斯上。）

菲利浦：（搖頭）早，威廉斯。

（威廉斯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從神態看來，能幹事，也知道怎麼幹。他彎着腰，站在那兒，雙手下垂，嘴裏嚼着煙草，說話時一口新英格蘭口音，又快又刺耳。）

威廉斯：弗萊明先生，早。

菲利浦：（手上拿着那份報告）威廉斯，不久前，你告訴我加工部的主要供應帶，在

過去六個月只修了幾次。我從你這個報告裏發現，那個帶子正月以來，差不多一個星期要斷兩次。修一次要多少時間？

威廉斯：啊，十分鐘左右——有時，也許要二十分鐘。我們現在五分鐘就行了。

菲利浦：加工部是不是大約有一百一十個工人？

威廉斯：一百零七個。

菲利浦：這件事情一開始頭一個星期，你就應該報告了。這樣是不合算的，威廉斯。（他在報告的背後，匆匆計算了一下）時間的損失就是一千兩百塊。

（搖頭）我們在一年前減價的時候，本來可以買一條新帶子。

威廉斯：起先我跟貝克先生講過好幾次，他好像不大在意。

菲利浦：那麼，將來所有這種事情，都向我報告好了。（他早速寫了幾行字，按鈴。

博比輕快地上）告訴福斯特先生，打長途電話和這些廠家連絡。不論那一

家，只要交貨最快，就向它訂貨——明白嗎？

博北：明白了。（他把手上拿着一張疊兮兮的名片，遞給菲利浦，咧開嘴笑）外面有一個人，叫我把他的名片交給您。

威廉斯：沒有別的事了吧？

菲利浦：沒有了。（看名片時微笑）喬·弗萊謝爾！把他請進來。（坐回辦公桌繼續工

作。威廉斯下）

博比：多。（跟威廉斯下）

（片刻之後，喬·弗萊謝爾上。弗萊謝爾是個中年人，身材結實，但是動作懶散。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機警精明，臉色雖然蒼白，神態放蕩不羈，但是笑起來和藹可親，也甚爲得人好感。他穿着一件破的亞麻布大衣，叫做「避灰外衣」的，這件大衣，又皺又不挺，從他頸子，一直披到腳踝上。左邊肩膀上，吊下一根繩子，掛着各種大小的海綿。胸前背後，長短不一的軟皮，幌來幌去的同海綿掛在一起，遮住右臂和右腿。一隻手拿着一個歷經風吹雨打，殘舊褪色的小皮包。他還拿着用皮帶子穿着的破招牌和吊在它外面的大石頭。招牌旁邊有兩個洞，皮帶子穿過其一個洞，就這麼提起來的。另外那個洞，有一條鐵鏈子拴住那塊大石頭。他拿在手裏，並不覺得重。人和他所帶的東西，給人一種「相依爲命」的感覺，從他那扁癢癢的帽子，到那雙鞋頭裂開的鞋子，都沾滿旅塵，像上了釉那樣，把它們粘在一起，密切得不可分離。）

菲利浦：喬，你好。（好奇的望着他。）

喬

：（輕鬆愉快地）您好，弗萊明先生。（聲音斷斷續續，而且粗嘎，偶爾乾咳一兩聲，想清清喉嚨可是又辦不到。他橫過舞台，走到放辦公桌的角落。從他走路的姿態，我們

知道他一對肺，一定是又疲又痛。）

菲利浦

：近來幹些什麼，喬？

喬

：（指了指他的家當。講話時，把那塊大石放在桌子的腳下，把手提包放在桌子旁。）沿門

推銷的商人，布隆美爾巨人牌水泥代理，專醫雞眼——不管軟硬——硬瘤——紅腫立消，趾甲入肉，包管疼痛全無，滴血不流——藥到回春，不癢還錢。您沒看我的名片？（咳嗽。）

菲利浦

：（大笑）沒全看，喬。

喬

：（遺憾）著名弗萊謝爾醫生咳嗽藥發明人，保證藥到病除，咳嗽——傷風、喉沙、失音即止。萬應良方，諸凡肺部各種器官的慢性病，一服即癒。

（再次咳嗽）要病得不大厲害才行。（他從內袋裏，拿出一個貼上標籤，裝滿土黃色液體的瓶子。拿着瓶子，搖了一搖，這才得意地放到菲利浦面前）賣一瓶給你？

（滿臉笑意。）

菲利浦：（不斷做笑搖頭）不，喬，今天不買了。

喬

：（曲意奉承地打開小包）那麼買幾盒雞眼藥膏吧？很好的。（菲利浦搖頭）

要不要買一包水泥？

菲利浦

：（仍然微笑）不買了，我倒想買一塊大海綿。

喬

：我知道你會跟我買點什麼的。（從鉤上解下一塊大海綿，放到辦公桌上。菲利浦給了他一張鈔票。他漫不經心地接過來，看了一眼，遺憾地搖搖頭，把它放進口袋。跟着摸另一個口袋，拍了拍內衣口袋）噢，真對不起，身上一個零錢也沒有。

菲利浦

：喬，別理什麼零錢了。（寬厚地笑。）

喬

：（抱歉地）有零錢找給你，我會舒服些。（喬在舞台上，一直站在辦公桌的左邊）我能坐一會兒嗎，弗萊明先生？我的腳站累了。

菲利浦

：可以，喬，坐吧。

喬

：剛才那陣雨，把我淋得全濕了。現在才好了點。

菲利浦

：（熱心地）也許你要喝點什麼，暖暖身子？（喬剛要坐下時，他點頭指示喬背後的壁櫥；喬頗感興趣。）

喬

：（難為情地眨了眨眼睛，望着菲利浦。）噢，弗萊明先生，我可以？謝謝。（他慢吞吞地拖着腳步，走向壁櫥，打開櫥，心滿意足地看着，眼前的歡樂景象，弄得他心花怒

放。他挑了一瓶。)

菲利浦：慢着，喬，等等熱開水。

喬：(急忙)不用了，謝謝您。我怕我會像夢裏那個愛爾蘭人一樣。

菲利浦：這話怎麼講，喬？

喬：(他倒了不少出來)是這樣的，有個愛爾蘭人在做夢，夢見他去看教士。教士問他要不要喝一杯。『好的，多謝您。』白德說。『你是要喝熱的，還是冷的？』教士問他。『熱的好了，要是不太麻煩的話。』白德說。可是在他們等熱開水的當兒，白德卻醒了。『真倒霉，』他說：『爲什麼我不喝冷的呢？』(他一飲而盡，嘔嘔嘴，咯咯地笑。)我的天，這個酒真不錯！弗萊明先生，您還像以前那麼喜歡喝嗎？

菲利浦：(不斷微笑換領)不喝了，喬。這些傻事，我都是過來人。年青時的放蕩也都嚐過了。

喬：(一邊嘻嘻地笑，一邊在椅子上坐下來)您那時一定痛痛快快玩過一大陣子。

菲利浦：喬，任何人在回頭之前，都荒唐過一陣子的。

喬：您已經是浪子回頭，重新做人了？

菲利浦： 嗯——結婚了。

喬： 結婚？

菲利浦： 是呀，而且有了一個小孩。

喬： 原來如此！您是娶的廠裏的人嗎？

菲利浦： 噢，不。她是尼亞加拉小姐，叫斯魯伯。（他把孩子的照片，遞給喬看。）

喬： （馬上顯得感興趣的樣子，凝視着照片，臉上慢慢流露出一種着照片後有所感觸的微笑。他

羨慕地說）老天爺！好可愛的小娃娃！（他嘻笑了一陣）男的？

菲利浦： （驕傲地）不。是女的！

喬： 原來是女的！我還以為您想要一個男的呢。（帶着惡作劇的意味，嬉皮笑臉地

為他開的玩笑，笑了起來）您已經有了大多女的了。

菲利浦： （淡然而笑）得了，得了，老喬，你不用跟我再說那些了。（他把鑲有瑪格麗

持照片的鏡框，拿給喬）我太太。

喬： （他的神情轉為深沉，相中人的嫵媚高貴，顯然感動了他。他長吁一聲。）好，長得真

標緻。我說，要是她真人長得像照片那麼好，您可有福了。

菲利浦： 老喬，我想我的確是運氣太好了。（他第一次變得認真起來：一抹暗影，倏地掠過

他的臉。他嘆了口氣。）

喬：（同情地）噢，我很明白您的心情。我也是結了婚的人。（他坐下來，面對着觀衆，十指交叉，兩個大姆指輕輕地互相纏繞。雙眼流露出一種恍惚的表情。）

菲利浦：（驚訝地）結過婚？（喬點了點頭）那麼你太太呢？

喬：跑了。（他自怨自艾地嘆了口氣。）

菲利浦：（感動）跑了（很同情地搖搖頭，然後想起了什麼似的）要是我太太離我而去，我也就不要活了。

喬：（沉着冷靜地）噢，不，不，您不會。您慢慢地會忘記，像我一樣。（他嘆口氣）

菲利浦：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做了什麼對不起她的事嗎？

喬：（無辜地）我什麼都沒做！她也是一個好女人，德國人，在南波士頓開了一家男人用品店，我就娶了她。

菲利浦：（回復了原先的神情，輕快地）喲，老喬，（搖頭表示嘲弄）你要她八成是爲了她的錢吧，嗯（他對他笑。）

喬：（誠懇地）才不是呢，我真的不是爲了她的錢。我只是想，或許我偶爾分